

中國作家自叙傳文鈔

胡行之編



大光書局刊

中國作家敘傳文鈔

胡行之編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7819B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再版

原價 國幣八角
特價 國幣三角

編著者 胡行之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犛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者的話

近世自敘傳文學頗爲發達。其實自敘傳不自近時始，在外國舉其著名的，則如渦文（Robert Owen）穆勒（John Stuart Mill）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爾斯泰（Tolstoi）等都是所著，青年學子，受其影響的頗多。而在中國，則更遙遠。漢之太史公王充等都有自序，比之於渦文穆勒等則要早至一千七八百年，是更有悠久的來歷了。——雖則自敘傳的內容不盡相同，可是中國有自敘傳的文學，則無疑義。

現時外國作家作自敘傳的更是風起雲湧。如托洛茨基以及墨索里尼，甘地等都有自傳，莫不想以自己的經歷作有意無意的宣傳，藉博當時讀者的共鳴，或留作身後的紀念。因之中國作家也大仿效起來，如胡適之四十自述，郭沫若的我的幼年，

反正前後，李季的我的生平，以至于某某自述，某某自傳等，記不勝記。現在的文學，真有洋洋「自敘大觀」的趨勢了。

我國自敘傳文學，最早得考見的爲太史公自序與王充的自紀篇。以後如江文浦自序，劉孝標自序，以及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等，都爲自歌自歎的有名的自傳文學。

不過中國作家向來所作的自敘傳，極不正式；換句話說，即是極不完全而並沒有統系的敘述的。所以歷來各人自敘傳文學，都無整集出版，即要揀其完整而合式的自敘篇，也很困難。現在且把我所編選的標準，來述說一下：

我以自敘傳的條件，一爲敘述自身的經歷及主張，一爲敘述先人的流派及其教養；次之則爲地理環境及時代背景和其他各種的穿插而已。所以自敘傳最緊要的，爲自身的敘述與先世的敷陳。我所選編文鈔，即依這二方面進行。

本文鈔分上下兩編：上編全爲自序，下編即爲敘述其先世之作。上編中的自序

文，又可分爲三項性質：甲、自敘生平并有其文學上的主張者。這類作品，大都附寫于其文集上邊的。乙、多自詠歎其身世，而爲獨立之作。丙、則爲託名的傳記。蕭伯納曾有著名的警句：「讀傳記的時候，須要記着真正的事實是不能刊布的。」可是這種託名的傳記，裏面所說的話，却句句是真話。

下編所編集的文章，多爲歷代作家記述其先人的作品。如歐陽修隴岡阡表，程伊川上谷郡君家傳，歸震川先妣事略，張憲言先府君行實等，俱採于此。須知一般有作爲的人物，都是出自家教，或有遺傳的關係。所以把這種先人行略、家傳、碑志等作品，收集當做作者自敘傳文學的一部分，也不爲無理的吧。

我收集中國的自敘傳文學，蓄意在七八年以前。那時即隨手抄錄，以備瀏覽。近時更覺得有編集發刊，以供社會人士閱讀的必要，——因爲自敘傳，一得以激礪志氣，二得以窺探思想，三得以摩研文學，有這樣的價值：——便于二月之間，搜查書籍至二三百種以上，——總集還不算進——擇其有上述的性質者，彙鈔於此。

但許多因追敘先世太詳，費話過多，或只說文學主張，或漫舒胸臆之語，而沒有敘述其自身的事實者，都從割愛。又近時人的作品，或有另行彙集出版者，故也不收。所以收錄在這裏的，上下兩編相合，尚不過六十餘篇。

僻處一隅，見聞有限，以中國文化之久，有價值的自敘文學，定不止此。後有所見，當再補正。如承高明不棄，廣予指教，尤爲幸甚！

一九三三，三，五，行之于白馬湖。

再題記

中國作家自敍傳文鈔將編成之際，與吾友張君同光晤。隨談論到這個自敍傳的文章體例。他說凡家書，自祭文，揚雄的解嘲、韓愈的進學解……，都可歸入此類，我承他的啓悟，又搜了好些關於這類的文章來看。但我意以解嘲進學解之類，雖是發抒自己意思的作品，但多有感而發，究離自傳太遠；而自祭文也可說抒騷之文：故俱未採取。至家書，當然是真實的自敍文學，可是多爲斷片，搜鈔爲難；如果全錄，那又未免太蠢了。所以現只採了鄧玄與施補華戒子二書。又普通書牘，許多是陳述生平事實及發揮主張者，——如李陵答蘇武書等——可是範圍太廣，不便兼收。

因是我聯想到中國的自敍文章，其範圍確是很廣，斷不止如我前面在上編所分

的那樣簡單。即據現在所記及的，尙有自贊，自訟，和圖記居室記等作，都是有關于自敘傳的東西。所以也把它采集了一些。不過有許多內容太空洞的，我仍不收，以避蕪雜不純之弊。

至于附于書冊上的自序，大都係敘述作者歷史及發表文學之見地的，可是每有冗長空疎情狀，即如班孟堅的漢書序傳與沈休文之宋書自序，尙屬如此。所以也未采入。本文鈔之選入者，多注重實際，以期近於自敘傳的性質。——這點特爲聲明。

爲了自敘傳所收納的文章體例，因超出前述意見之外，知尙不能以上編裏甲、乙、丙三項束之，故把雜項另歸爲丁一什。茲于發刊之前，爲再題記于此；由此也可見中國自敘文學內容之複雜了。

中國作家自敘傳文鈔 目次

編者的話……………一

再題記……………五

上編

甲之什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一

王充：自紀篇……………三〇

曹丕：典論自序……………四四

王筠：自序文……………四八

劉勰：序志……………四九

戴表元·自序·····五二

陸游·放翁自贊·····五四

文天祥·自贊·····五七

自序·····五八

後序·····六一

汪佐·三儂貧人廣言序·····六五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自序·····九六

乙之什

江淹·寫序·····九九

劉峻·自序·····一〇三

江勰·自序·····一〇五

劉知幾·自序·····一〇七

劉禹錫：子劉子自傳……………一三三

汪 中：自序……………一一七

李 詳：自序……………一二〇

丙之什

陶 潛：五柳先生傳……………一二三

陸龜蒙：甫里先生傳……………一二五

柳 開：補亡先生傳……………一二九

种 放：退士傳……………一三五

歐陽修：六一居士傳……………一三八

邵 雍：無名君傳……………一四一

王 向：公默先生傳……………一四四

邵長蘅：青門老圃傳……………一四八

林 紆：冷紅生傳……………一五一

易順鼎：哭庵傳……………一五三

丁之什

鄭 玄：戒子書……………一五五

李 密：陳情表……………一五七

方 苞：自訟……………一六一

施補華：示彥詒彥……………一六三

別弟文……………一六五

陸 游：居室記……………一六八

歸有光：項脊軒志……………一七〇

震川別號記……………一七三

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一七四

王 孫：瓊嶼課誦圖序	一七九
施補華：竹屋圖記	一八一

下 編

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一八五
白居易：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一九〇
歐陽修：隴岡阡表	一九四
程 頤：上谷郡君家傳	一九八
歸有光：先妣事略	二〇四
方 苞：台拱岡墓碣	二〇七
先母行略	二一〇
汪 中：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	二一二

先母鄒孺人靈表……………二二五

錢大昕：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帝君家傳……………二一八

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二二二

張惠言：先府君行實……………二二六

先妣事略……………二二八

王 拯：先妣事略……………二三一

吳敏樹：先考行狀……………二三四

曾國藩：大畧墓表……………二三九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銘……………二四四

台洲墓表……………二四七

張裕釗：先府君暨先妣事略……………二五一

薛福成：先妣事略……………二五五

柳以蕃：先妣丁太孺人事略……………二五八

譚嗣岡：先妣徐夫人逸事狀……………二六三

林紓：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二六六

先妣事略……………二六九

馬其昶：先母行略……………二四七

上
編

甲之什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顛頊，命商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德劍論顯，嗣晉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隨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于華池。昌爲秦主鐵官。當始

皇之時，蒯聩 玄孫 邴 爲 武信 君將，而 徇 朝歌。諸侯之相王，王 邴 於 殷。漢之伐楚，邴 歸漢，以其地爲 河內 郡。昌 生 無澤，澤爲 漢 市長。無澤 生 喜，喜爲 五大夫。卒，皆葬 高門。

喜生談，談爲 太史公。

太史公 學 天官 於 唐都，受 易 於 楊何，習 道 論於 黃子。太史公 仕於 建元 元封 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 六家 之要旨曰：「易 大傳：『天 下 一 致 而 百 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前其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前其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贈足萬物。其爲術也，

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緇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殺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飲水，啜菽飲水，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

『儉而難遷。』要曰：『儻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計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所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纖繞，使吏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儉而善失職。』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行，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然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君道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諧，實不中其聲者謂之駮。謔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

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君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

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人靈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昔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隳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繹紲，乃喟然而歎曰：「是

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屛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賭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第二。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漚，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陵遲至

報，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繼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縱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戮；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質，諸呂不台。崇彌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

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賅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嬪，事繁

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旣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思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

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翹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襍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禪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縱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然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餐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

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劓，父子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

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纜，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宵賓南海。文身斷髮，龜鱉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率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緘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毀廝之。嘉武佐晉文，申羈

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勳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嬖貴，王氏乃遂。陳后太嬌，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旣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

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虜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偵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藝。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傳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合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

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

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

八。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于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

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

十。

一。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

潘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

二十二。

能設詭說，能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

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

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
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陳下。作鯨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
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滎洛，而韓信爲填穎川，盧縮絕譙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
十五。

六。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傑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蕢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彊旅，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

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

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

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漢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焚揚。作魏其武安列傳第

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

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驍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它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入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蘇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概。

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燦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

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屨，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義，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老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主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

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

司馬遷

漢夏陽人。姓司馬，字子長，繼父任爲太史令。以言李陵事受腐刑。著史記以傳世。

自紀篇

王充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此句疑有誤字），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于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担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蒙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遊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一作臣）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

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授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尙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于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厚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才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于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充爲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

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磨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麤，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昔人見之，故歸之于命，委之于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嚮智以干祿，不辭辭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于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悲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

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之邑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思爵之至尊；恥名之不自，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忘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譏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視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于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于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圍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魃，制貂狐之裘

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鷄，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戰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雜，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

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物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軋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于簡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

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扶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于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紛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沈書違詭于俗。或難曰：『文貴乎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

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于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于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于閭巷；撥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于耳，則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則篇留于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譽，說俗爲戾，又不美好，于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于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

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蚊，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平；閔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疵，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于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逸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理，文給甘酸。諧于經不驗，集于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

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于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

今夫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編，事衆文不得編，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譏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蠶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爲多？」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于事，力未盡于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于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

孔子材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

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薄，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慮，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黈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于彼爲榮，于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遺于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瀉灑而雨集，言溶澹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于一世，名傳于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無門。或問之曰：「宗祖無淵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于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烏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

常在，有以放賢，是則灑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于牒籍；希出之物，勒于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迹，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潔以顯達。母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膺奇人。絲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涌出君山。更稟于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權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受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

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王充

後漢，上虞人。字仲任。仕爲郡功曹。著論衡八十五篇，其他雜論義等篇今不傳。

典論自序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董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寶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空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豈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存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

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遂禽輒十里，射常出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馮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

後軍南征，次曲蠡，尙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軍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耍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涼在坐，顧彧拊手曰，「善！」

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

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爲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勦，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

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係名雙戟爲坐鐵室，鏤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

余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相對。

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待下，以付後之良史。

曹丕

字子桓，操之子，漢而自立，國號魏，曰文帝。博聞強記，下筆千言，所著詩賦論文均

佳。在位凡七年而歿。

自序文

王筠

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看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嘗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王筠

字元禮，齊鄒縣臨沂人。官終太子詹事。好學博覽。王氏屢世多文才。時沈約曾語人云：

「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

可見其家世已。著有玉詹事業。

序志

劉 勰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騁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子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適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技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

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玉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場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擗神性，圖風勢，苞會

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怡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再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給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旣沈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遂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劉勰

梁東莞莒人。字彥和。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十餘年，遂博通經

論。官步兵校尉。昭明太子深愛之。著有文集及文心雕龍五十篇。

自序

戴表元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瑯，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

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

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論卽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磨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青，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旣而以恩，轉文林郎，卽都督椽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

至是三十四歲矣。

家責貧，煨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鄧居度亦玉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

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卽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戴表元

宋奉化人。著有剡源戴先生集。

放翁自贊

陸游

一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劍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爲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隴畝之民。二者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

淳熙庚子，務觀自贊。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二

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五十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糝之藜羹，駕秃尾之草驢。聞雞而起，則和甯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則稽汜勝之農書。謂之瘁則若腴，謂之澤則若耀。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可挾兔園之冊以數鄉閭者乎。

周彥文令畫工為放翁寫真，且來求贊。時年八十。

四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于酒。事刀筆不如小吏，把鋤犁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導輩數百，胸吞雲夢者八九也」。

陳伯子命畫工為放翁記

頤，且屬作贊。時開禧丁卯，翁年十三。

陸

游

字務觀，宋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試禮部，復前列。奏檄

賊之。槍死，始爲甯聽主簿。孝宗朝，擢編修，出知夔、鼓二州。俱有令聞，召修孝先實錄。書成

、進寶書閣待制致仕。常以詩酒自娛，人譏其放，因自號放翁。著有渭南文集，別有詩鈔，老學

庵筆記，入蜀記，南唐書等。

自贊

文天祥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天祥

字履善，宋吉州人。舉寶祐四年進士第一。爲湖南提刑。元兵至高亭山，天祥往說之，被

執。至眞州遁還。募兵勤王，拜右相，挾二王入閩廣。兵敗，又被執，不屈，死。諡曰忠烈。有

文山文集，文山詩集（指南錄及集杜詩）行世。

自序

文天祥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臬。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時北兵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卽引董參政以兵屯權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比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難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尙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

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

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兵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

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

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眞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

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

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

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事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

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屣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

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後序

前人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脩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輒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出北，歸面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不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于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語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

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

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關，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師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

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扶七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州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檢所陵迫死。夜擄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郵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

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臯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何痛如哉！

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昆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至焉。

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僂。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于母。母不許，請罪于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

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是年夏正，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三儂贅人廣自序

汪 價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頰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櫺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刹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蛛絲所罨，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嗥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頽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墮，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澣其故衣，懸在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

余嘗爲牧豬奴戲，凡譏集詡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囊金飲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

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撤斷，更不復爲。

向應京兆試，數見刑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惆恍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

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壺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殯，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製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弈，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縈老人之懷。

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儂人。率爾相遭，便如夙昔。脫口披肝，屬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卽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蔣文若，化州守曹蜚孟），粵西者死疾（興安令王非台），宰嶧者死罣誤（嶧縣令吳丕能），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營遊擊沈元培），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張正起爲盜劫殺），仕竟仕茗仕岳者，皆以直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竟州通判項萃友武廣令吳定遠，平遙令朱兼兩）。以進士爲吏部選人，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爲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挫折，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泉，泰然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爲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耆民哉？

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爲解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牆桅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闐然，舟

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戚肱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隸入吾室，枵然烏有也。見几上書，捆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飽蟬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于火，二災于兵，三災于盜，四災于皂隸，可勝歎哉！

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日呼縛儒冠者。破我闕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繫，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

余于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藩，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卮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駢然據鞍而行，聞從人謹謹聲，

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巖，一白額虎坐矚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轉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贖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興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

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供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斂也。相傳文人目多青，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咨目，瞳文，罪其失職，冤矣。余詘於目，而其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卽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賤目睚大而睛露。有議其蜂

目不詳，鷹目爲暴者。此世俗之感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義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姦妻，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

余足不健于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劫。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齷齪剛物，未六十而灑然落其二。時逞舌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爲衰憊，亦可知也。

余在蓉江，受異人術。能練臂爲鉄，聽力士乞如虎者，拳張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彼拳痿繭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鉄臂與余無二。客木武林篋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釐破舟亭萌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盡懽。飲畢，悉以餘釐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于交廣之間，錫以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爲營救，寃乃白。同一臂術耳，客以篋而侯，

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孱書生也。可哂也！

庚子，擢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

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擲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翥霄堦之外，目迷陰暄，耳轟怒濤，始而驚，既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于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帥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

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缶，常食不能噉大櫛，客之饗者喜並余餐。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葱，有同嗜焉。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稻粱之寡

味。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盞面，吸取浮體，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于瓶罈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掄生，舉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宋雞啼」「汪天亮」之目。主人悅，間亦取憎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于懷慶之高台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傾二罍無贖瀝。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茗芋意。從者報曰，日高起矣，四人啓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噦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無憀，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台之旁，列肆沽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酌，拇戰不已，遂蔓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敍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昇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

余不習鑿杓，而洞于茶理。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園，有馬布菴者，又盧楚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譴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余也。

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菱，姬文之昌歎。近日尙俗食煙，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烟之酷，乃至同于酒色，何惑溺也。

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于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澆。卽至襤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大夫于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

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

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團聚比隣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皮板之房。不耐卑庳下溼。又愛短簷淨几，其牕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闥室幽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右往，有會心處，嗒爾忘歸。

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癢，體氣榮暢。卽
沍寒且樂就澡室焉。

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病。偶然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餉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荆河傳連飲連讀。瞬

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淨子，睢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于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卽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于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于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

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變。友人俱誚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贄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葷，淫一妖姬而死。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分，不之向學，然

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齋精爲主，世之愚僧，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于禽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探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

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灑掃，不以煩廝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薺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稚相鬪，擲弄鱗鱖以嬉。故年雖近髦，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趨，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鍾齒豁人。年來游興不減，夢想時存湖峯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棍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即看，有酒即飲，有對奕者，即終日。老友相值，即解杖頭以釀。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梅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邗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癡情恕白頭」之句。非乞憐之語，

佳人會生憐耳。

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牽透衣裾，分棗栗與之，各展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老大計較，尤可愛也。

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于荒李御史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蓀二兄讀書翕園。後爲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帝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輿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爲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釋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入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鈞陽清署爲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款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著試走，執轡馬而徒，咨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

余殫精音律，于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

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噓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掌阮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嵇康廣陵散，哀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彌衡搥漁陽鼓；君揚出而歎冠短袖，爲之提掇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大顛，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

博塞之事，盛于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誚，恐亦在所不免。

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鈎，與夫頃刻花邊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于召請乩仙，尤極靈響，卽非真仙，常亦才鬼。己卯應試失利，情懷惓惓，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

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牖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

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峯，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遭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跪于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思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樽蒲有神，豈虛也哉？

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干戈以求貝，則爲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

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

乙己，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僂偃乎磨所聘。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詁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僅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顛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嗶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蠢兒，肉囊衣槿，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于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以字學，童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

二氏皆視世人爲恣俗，故一以冲舉歆之，一以輪廻懼之。余明于死生之故，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懵人之閔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祕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重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坐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俟上清羽客，籠守丹爐，大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瞌睡也。

余不信屋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于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梁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嚠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敍語。余幼隨家人往，果與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聞訊。余惡之，從後闔密偵，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謂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免拜馬子酬愿而去。

忽而恫喝邏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

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絳竹聲，喜小兒煇煇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款乃聲。惡羣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買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咿嗶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廬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揚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偪仄，動與世對。惜不與介人同時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

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空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亡，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財，袒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

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邊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不宜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齠已然矣。傾余財篋，從無十金之積，白鏹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臬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孱孱入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

余最癖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贖，悉三代尊彝，真贋各半，囊負抵舍，家人意其貴重，啓視之。確確然，皆邛土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卽星失。假使余囊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

向有三畏：畏盜，畏獾犬，畏笑面多機智。人不幸旋觸黨人怒，卒蠹沙，與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日事著述，若不知有狴犴者。客譙余曰，「子才之不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騁乎？」余曰：「馬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

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予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鮑首刖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余曰：「盜熊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因於姜里。司馬嚳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熊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

知己之恩，侔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于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末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

髮未燥，應產子試，甬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注之神駒也，因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

楚黃曹石霞先生令嘯，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己。

光州唐雪靈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雋者，奉余爲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嘆惜，至于流涕。——此一知己。

湘潭沈烈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盲廢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

之萊李琳拔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羣僉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

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澹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詫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

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答歸爻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己。

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臺許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

上洋妓王翹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檀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己。

有授偽秩官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人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欲剗我以刃，而官稱爲大家，呼爲才士。」——此亦一知己。

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空峒山，塚已崩隤，幾出纒首，穎人無過而問焉。

者。余語禹州史太守：「張良洞旁黃石塚，岳政墓側姊婆墳，大抵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余親爲舉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

雲間彭燕又，當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肺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縉，心爲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旁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憎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一見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款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蹠語。乃刪其

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譴以歸。余初不令燕又知也。

余方重艸，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鑾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塗，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寮，曾畫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險糜耶？今後但爲蹄涔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壑之文；但爲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爲聳牙棘齒之文；但爲依離傍闖之文，不復爲開疆鑿障之文；但爲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爲丈夫槩戟森峨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爲砰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訶曰：「違吾意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闈，日與麤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遙相鼓吹。」

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且暮掇焉者。早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闈汝獲之？且

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拗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如古文。

歲戊午，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劄啓謝曰：「价風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麋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濛汜餘年，頓忘邱首？孝然竄河渚，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得回也。」固辭而後已。

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爲侍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欒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搆一新亭，鐫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復命曰，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蠋，久甘嚙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爲默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

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詡爲奇遇，蠅

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顧麾而去之，若將浼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羸之末餽，早飄之敗葉也審矣。

向美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

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冊，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瘞使驪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

河陽妓小紅兒，性憨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盡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踣而乞降。余繼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

繆侍讀念齋先生過膠，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嬖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卽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實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侍講笑曰：「昔人讌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

戊子，入鄉闈，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爲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嘯詩曰：「三年齷齪逢邏卒，七義光芒嚇主翁。」其聲連滅。有顧香上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閱之，喜其描情繪意，有若寫生，無不願

解。已僮客上若僧伽舍，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

周少司農樸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闖事，窮極拷訊，終無贖證。時泉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逮問。大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帶於獄者八載。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征人。升遐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僭王過客司李東臺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閱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歌。主人勸且飲，諸公曰，「一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人龍藏，爭看寶貝。惟悲其盡，誰肯撤而去之。」竟閱達旦，不備賓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

覃懷沈雲門，峯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艱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容置妾媵。

祕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啓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日爲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人皆屬余捉刀：一爲中書段玉美，一爲給諫薛濤公，一爲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爲大總戎魯璧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

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器，陳列塔前，諸同事並啓分贖。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晉辭朗響鏗戩，中丞爲之擊節歎賞。諸同時皆撤筆長嘯，自壞己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僮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爲大快者，——此其七。

嘗見館孩，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吟誦，扞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快意之作，當又絕少也。

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徵辭；崔實之答譏，因譏以寓興；崔駟之達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攄志；揚雄之解朝，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

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穎，以筆墨爲遊戲乎？」余曰：「昔孔子目冉父爲犂牛；斥宰予爲朽木；視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割鷄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爲聖人之徒者哉？」

少辨方言，作濃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喟，作鼠赫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聞訊，作千里面目六卷。

老開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蟹春秋一卷。三儂贅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載，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償夙逋，不以爲疲。

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祕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春之百世聽之。卽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甃亦聽之。

汪 价

字介人，一字三儂。清初嘉定人。諸生。幼慧，九歲能詩文，長益博洽。游幕牛天下。順

治末河南巡撫賈漢復聘修通志。著作除他自記如上外，尙有三嘯農旨半舫詞等。

人境廬詩草自序

黃遵憲

余年十五六，卽學爲詩；後以奔走四方，馳驅少暇，幾幾束之高閣；然以篤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餘事及之，雖一行作吏，未遽廢也。

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詩，雖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誠憂憂乎其難！

雖然，僕嘗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

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謝李杜韓蘇於賅近才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更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聊書於此，以俟他日。光緒十七年六月，在倫敦使署。公度自序。

黃遵憲

字公度，清南海人。同治癸酉舉人，官湖南按察使。後曾爲英日等國使臣。著人境廬詩

草及日本國志等。

此
页
空
白

乙之什

自序

江淹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羣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蓋二十萬言。而愛奇尙異，深沈有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徒之，然未能悉行也。所與神遊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

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真，略傳大義；爲南徐州王新安從事奉朝請使。安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爲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

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優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納而更疑焉。

及王移鎮朱方也，又爲鎮軍參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構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主遂不悟，乃憑怒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

在邑三載，朱方竟敗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忠閑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駕部郎騎竟陵公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

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逆叛，五勝也。彼之至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

是時軍書表記皆爲草具，逮東霸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爲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及諸文表，皆淹爲之。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參掌詔冊，並典國史。既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

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淨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

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臯；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口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江淹

字文通，六朝時濟陽考城人。仕齊，官至御史中丞。彈劾不避權貴，一時風紀肅然。著有

江文通集四卷。

自序

劉峻

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陵陵縣，期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梁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

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溢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乏殘薰焚，

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

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劉峻

字季標，梁平原人。性明慧，聞人有異書，必往借之，時人謂之「書淫」。梁武帝召問，不

稱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卒諡立靜先生。著有劉氏曹集。

自序

江 摠

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歎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

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

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苻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刑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尙書令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

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

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
蔬菲，尙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

江 掇

字掇持，陳濟陽考城人。年十六，爲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仕陳，官至尙書令中權將軍

，入隋爲上開府。著有江令君集。

自序

劉知幾

余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絀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是年甫有十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一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今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貸。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

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固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一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白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甫，沛國劉允齊，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容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

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于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于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旣，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史官所編，粗惟記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召預修唐史。及今上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以後，作者無絕。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華。而流儘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邵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言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邵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御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

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含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懲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有諷刺焉。其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于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

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于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于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易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酬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跋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

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探頤，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于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于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于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卽徐宋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漣，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劉知幾

字子玄，徐州彭城人。博覽羣書，善文辭。舉進士，累遷鳳閣舍人，修國史。開元初，

遷左散騎常侍。封居巢縣。卒諡曰文。著史有二十卷。

子劉子自傳

劉禹錫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諡曰靖，子孫因封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陝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

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鏗，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尙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避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于埭橋。其後罷歸浙右，至揚州，遇疾不諱。

小子承夙訓，稟遺教，渺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

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尙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

初，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閒曠，得以請告奉溫清。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尙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路猶艱難，遂改爲揚州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

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卽位。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碁，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知之，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翌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予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按。

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言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常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諡曰神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

宰相貶崖州，予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祕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尙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夭不賤，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

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劉禹錫

字夢得，唐中山人。工詩詞文章。有劉禹錫集三十卷。

自序

汪中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廢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

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

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質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轆軻。余受詐與公，勃谿累歲；里煩言于乞火，家構衅于蒸梨。蹠躩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懼。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

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暝，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

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鬱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纔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卷成罪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

嗟夫！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寶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汪 中

字容甫，清江都人。乾隆間選拔貢生。精六書說文金石之學。早孤，事母極孝。著有

內外篇及廣陵通典等書。

自序

李詳

梁劉峻孝標，遭世坎壈，嘗爲自敘，謂比馮叔通同之者三，異之者四。吾郡汗容甫先生，追擬孝標，其辭尤戚。當時大雅，咸爲嗟憫。余單門後進，羈屑異所。流俗不容，方寸輒亂。鑽仰先達，復有繼作。不敏之謂，無所逃罪。

夫容甫早傾乾蔭，母子相依，賣歷爲生，傭書自給。余弱年失怙，資進無階。菽水不供，慈顏嬰戚：此一同也。容甫洪支彫落，宗鮮近親。余家世鼎族，凌夷衰微；蟬嫣孤蒙，不絕如綫：此二同也。容甫君火爲祟，絕意仕宦。余肺病侵尋，流連行藥，負疴積簷，百憂雨集。握髮劇于亂絲，炊炭烈于鐘玉：此三同也。

容甫文采艷發，譽冠人倫，目翫旻揚，氣劘屈宋，淮南賦其桂叢，河北傳其榴枕；是以書藉願歸，言談爲則。余粗解摛辭，遞相非貳。阮籍呼爲老兵，左思夷於

僉父，愛靳吹噓，惡生創痛；此一異也。容甫交游漸廣，羔雁成羣，扶風繫裙，豫章下榻，定僕射之文，飫君侯之膳。余束縛蹉跎，亡蒙一顧，綢繆嘉會，研覽篇章，特龍揚蛾，橫遭噤害，漳濱淹臥，陽歧連蹇，應生惟燔枯魚，元叔自喻窮鳥；此二異也。容甫博物強識，典校祕書，心貫九流，胸羅四部。余結髮自修，不爲章句，情志相攘，艱多智寡，才劣於仲舒，長逾于伯業，鄭緩輟其呻吟，齊君卑其糟魄，嚴周未聞，論衡罕習，此三異也。

容甫晚善治生，不虞懸罄，室有圖史，門按賓客。余傾家濟難，起偃爲人，逐影享衢，宿逋相躡，祇首陽之將從，鮮優之足恃；雖以囊被見嗤，不免甌塵告匱，研桑心計，至無用之，鈇兼呈，非所覬幸，此四異也。

嗟乎！容甫比于孝標，已謂不逮，余於容甫，又愈下焉，是知九淵之深，未及刼灰，餐茶之苦，劣於含煬，久病初起，俛仰尤能，檀筆龍鐘，薄言胸肌，好事赤子，或其許乎。

李 詳

字審言，清興化人。著有學製齋駢文。

丙之什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

乎！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潛

晉潯陽柴桑人。字淵明，一字元亮。曾爲彭澤縣令，不願以五斗米折腰，棄官而去。家貧

樂道，日惟飲酒賦詩，游觀山水。劉宋時屢徵不起，世稱靖節先生。著有陶淵明集。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竟以是學爲己任。而顛倒漫漶，霧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

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

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嶮波濤，穿穴

險固，囚鑠怪異，破碎陳敝，卒造平淡而後已。

好潔，几格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於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糝汗，或織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

先生貧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阿氏之所不許。」

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有牙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牽耕夫以爲具。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

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徽瘠，大禹徽瘠，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勸

劬，何以爲妻子之天平？且與其蚤蝨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

先生嗜茶薜，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簿，爲甌犧之費。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邱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解，但不復引滿向口耳。

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表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費一束書，茶灶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詠歌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

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已。

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世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者乎？！

陸龜蒙

字魯望，唐長興人。寓居松江甫里，自號甫里先生。又號江湖散人。天子徵召不往，與羅

隱皮日休等爲益友。輯有長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著笠澤叢書四卷，甫里集十九卷，小

侯錄二卷。

補亡先生傳

柳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楊孟之心，樂爲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我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

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

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昔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

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

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執子不爾爲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

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如何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卽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

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

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爲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詞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

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詞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卽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

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

典教不能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

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箱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卽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其星當之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坐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六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

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

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玄之爲心，務以異于毛公也，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奧。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

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爲事業，堯舜不能尙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

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協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

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歐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

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未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

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爲記于補亡亭，以誌其己之事。後從仕于世，而
行其道焉。

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而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什，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曰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爲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首，永十八君之祚，尙非其董

常輩之會及也。嗚呼！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爲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尙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〵

柳

開

字仲塗，宋大名人。開寶間進士，歷官各州，皆有政績。爲文臣而兼有武略者。著有河

藝十五卷行世。

退士傳

种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時之苟彘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

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棄棄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悉讀之。然後知堯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於是矣。

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尙四顧何也待。

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說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叢，皆句句明白，剔奸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

雅尚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於心。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邱，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閔遠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帶道德之盛，底於太甯而退，固是幸也。」

時議或誚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

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於乎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种放

字名逸，宋洛陽人。與母隱終南山，以講習爲業，太宗召之不起。母卒，出爲左司諫；尋

乞歸山。後數召問，皆據經以對。徙居嵩山。不娶，因無子。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號六一居士。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

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

客曰：「其樂如何？」

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源，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於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

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

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患；于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

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說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熙甯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歐陽修

字永叔，號醉翁，號晚六一居士。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誨之學。舉進士甲科，爲諫

官，以論事切直，出知滁州。後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襄國公，謚文忠。

著有新唐書五代史及文忠公詩文集六一詩話等。

無名君傳

邵 雍

無名居，生於冀方，老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己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己之滓，無得而去矣。

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陋」，問於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於天地，不對。當時

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君。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

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甯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

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

際天地。」

家素業爲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其無名君之謂乎！

邵 雍

字堯夫，宋范陽人。寓洛四十年。神宗時，以著作郎徵之，不至。名所居曰安樂窩，號安樂先生。嘗從李之才游，聞性命之學，乃探頤素隱，衍伏羲先天之旨、深究易理。燕有皇極經

十二卷，併川擊壤集二七十卷。卒諡康節先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穎。其徒從者百人。

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穎。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穎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學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穎耶？」

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狗名。被服先王，窮究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爲完人。豈敢自忘，糞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

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

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切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

公議先生舌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固。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復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

公議先生曰：「不能鈔爾試言其次者！」

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

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

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

公議先生喟然而歎曰：「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

弟子陽思曰：「今日繳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

王向

字子直，宋侯官人。有文名。居潁州授徒，不顯干仕。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稅百畝，秣半之。有圃一區，雜植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千本，臧穰執耒耨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卽自號青門老圃云。

老圃常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罷。會絳新令，黜其籍。則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且暮耳，而顧敵形勞神爲？」去，杖馬箠，北游燕，西浮漢，泐，弔屈賈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之歎歔泣下。久之，歸。則構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

老圃豐而髯。恬淡無他嗜好。顧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詞。時有所賦撰，獨坐一

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間至咯略有聲，屢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有大苦者；既成則大喜，牽衣繞牀狂呼。遇得意處，輒詔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搯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干支，卜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

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顧喜人飲，當軒花時，邀客泥飲，懽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牀茶竈，爲浮家吳越間。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灌畦，有以自樂，古鹿門漢陰之儔非耶？』或曰：『彼方銳意功名，壯無所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聲利，頽然自放，顧獨刻苦爲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者與？』」

仰長衡

一名衡，字子湘，號青門，清武進人，九歲能屬文，十歲補學官弟子員。江南奏銷案起。

黜去。以山人終。工詩，尤長于文。與侯朝宗魏叔子有鼎足之稱，著有青門集。

冷紅生傳

林紓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

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踉蹌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

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資緣求見生，卒不許。隣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坐客皆謝舊昵；謝亦以爲生旣受餌矣，或當有情，徧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甯早自脫。」

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

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甯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邪！」

林紓

字琴南，號畏廬，又自署冷紅生，晚號踐卓翁。清末民國初元時人，籍福建閩縣，著有畏

廬文正續集及其他著譯小說多種。

哭庵傳

易順鼎

哭庵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家世姓名，人人知之，故不述。

哭庵幼奇惠。五歲陷賊中，賊自狹蜀趨郿襄，以黃衣繡襪縛之馬背，馳數千
迺里蒙古藩王大軍，爲騎將所獲，獻俘於王。哭庵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右手第
二指濡口沫書王掌大王。喜曰：「奇兒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縣令使送歸。

十五歲爲諸生，有名。十七歲舉於鄉。所爲詩歌文詞，天下見之，稱曰「才子」。已而治經，爲訓詁攷據家言；治史，爲文獻掌故家言；窮而思反於身心，又爲理學語錄家言。然性好聲色，不得所欲；則移其好於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業。

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棄去。築室萬山中居之，又棄去。

綜其平生二十餘年內：初爲神童，爲才子；繼爲酒人，爲游俠；少年爲名士，爲經生，爲學員，爲貴官，爲名士。忽東忽西，忽出忽處，其師與友諱之，稱爲「神龍」。

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節稱之。爲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華，莫能以一語繩之。——要其輕天下，齊萬物，非堯舜，薄陽武之心，則未嘗一日易也。

哭庵平時謂天下無不可哭，然未嘗哭；雖其妻與子死不哭。及母歿而父在，不得渠殉，則以爲天下皆無可哭，而獨不見其母可哭。於是無一日不哭，誓以哭終其身，死而後已。自號曰哭庵。

易順鼎

字仲頌，一字實甫，號哭庵，湖北龍陽人。晚清作家，著有四魂集等。

丁之什

戒子書

鄭玄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獲與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

遇閻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

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聞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

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亡不識，亦已焉哉！

鄭玄

字成叅，漢高密人，嘗專心學經，自從受業後，而鄉里學徒從者數百人，日以講經爲

事。建安時，徵爲大司農。所註易，書，詩，禮，論語，孝經，察書大傳等凡百餘萬言。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孑孑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宣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讀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李密

字令伯，晉建爲武陽人。父早亡，母更適人，賴祖母撫養成立。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

• 中國作家自敘傳文鈔

表辭謝如前云。

自訟

方苞

舒君子展告余曰：「聞之喬氏子，子之妻黨某云：『人之倫五，方君獨二而又半焉。既與於進士，而不廷對，是無君臣也。自始婚，日夕嗃嗃，終世羈旅，而家居多就外寢，是無夫婦也。一子形甚羸，而扑擊之甚痛，益父子之倫缺其半焉。』」余聞而惕然曰：「其然。是不知余之恨於父母兄弟朋友也久矣！夫余之有欺德也。吾父剛直寡諧，常面詰人過。大吏有索交而不能拒者。與之言，時多傲慢。余每切諫，先君子甚鄙余而竟爲曲止。然不怡者久之。先君子素無疾，及將終，避疾若膈噎，是不肖子悻直自遂而不能順親之驗也。

「余北徙，歲從駕塞上，繼室之父母無狀。吾母憂憤成疾。小妹及家人常覆匿，至彌留始自言之。是余之處心，無以信於妹與家人而戕吾母也。弟林疾將革，

余以小疾避居野寺，不與斂。是愛其身而偕垂死之弟也。

「計數師友，則厚於余而恨焉者多矣。若某所疵，則有說焉；始之不俟廷對也，以母疾。再以父喪。既而及於難矣。責妻以禮，教子以義，不忍棄於惡也相提而論。」

於亡妻小有過焉。後婦有罪，牽於親朋之俗議，不能決絕。平生隱隱，顧影自慙。心摧而志絕，無逾此者。書以自訟，知教不行於妻子，則父母陰受其戕賊，而不自知。且於父母兄弟日自勉，而常愆於禮；于妻子日自省，而常瀆于恩也。」

方苞

字靈皋，清桐城人。康熙間進士。坐戴名世南山集事，下獄。後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望

示彥詒彥振

施補華

吾幼時讀書鄰塾，朝往暮返。吾父設一撲滿於臥室之隅，日令投錢五十文；積至一千，則以索貫之，別儲一處。常時紙墨之費，則取諸此。至端午、中秋、以及臘盡，以爲先生束脩之敬。或薪米不給：移用此錢，臨時典衣以足其數；或取吾母絡絲之值足之。

吾讀書至苦，知其至苦，心亦至專，今所成就，撲滿之力多也。

汝兄弟暖衣飽食，延先生於家，而日荒於嬉。是吾前日以不得讀書爲苦；汝兄弟今日，反以讀書爲苦矣。逸居而無教，禽獸何遠乎！

今以此事告之。懸諸壁間，日一省視，能戚戚於心，則進矣。如猶日荒於嬉，頑石而廢井也。下愚不移，亦已焉哉！

壬辰十二月，喀什噶爾軍中書。

施補華

字均甫，清烏程人。少負異才，髫齡卽以能詩名，幼孤，奇窘。以應禮部試不售，遂赴

州投左文襄軍營，留爲幕府。薦擢至府同知，旋因公饒級。後出關往依張勳果。繼保至候補道，

發往山東而歿。著有澤雅堂文集。

別弟文

施補華

光緒八年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爾還湖州，施子飲之以酒，告之曰：

吾家故寒敝也。今日之所有，已爲異數矣。夫巨富中落，而餘千金之產，愀然不可爲生；貧人得十金以爲資本，則左宜右有。——所處之勢異，所操之術殊也。

——此行歸資之外，贏數百金，豈非貧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權量百貨，賤入貴出，逐什一之利，終歲之所獲，足以贍妻子，營心與力，非所恥也。賢於爲官者奪民以肥己。

吾憶道光二十又九年，吾父棄養。吾年十五歲，爾年九歲，家無一笥衣，一貫錢。租屋而居，月償其值，歲又大兇，米價十倍。吾母晨起，坐絡絲，率至夜半，得錢一百，糴米作粥，雜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飽。一日不絡絲，卽忍饑清坐。

人有問之，則曰，「已食畢矣」。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奮，讀書不熟，至嚙其指，血斑斑灑書本。爾亦拾薪担水，任炊爨，暇坐母側，亦學絡絲。姻連族黨，恐其開口假貸，不敢至吾門。母氏亦戒勿往來，慮爲所厭。甚者議先大夫好施與，勿爲子孫計，至有今日。尤笑吾讀書，謂渠謀食不暇，尙想作秀才，取餓之道也。當是時視鄰里之有父而溫飽者，如天上人。爾年雖小，不應忘之。

其後門戶稍立。咸豐十年，寇亂又作，吾隨趙忠節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糧盡，全家啖馬肉，并煮牛羊之革佐之。五月城破，吾負母而逃，掘野蔬充饑。母子十月，身無寸棉。爾爲賊掠幾死，脫走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瘡疖，相替而作。其饑寒視道光之末，而顛危憂恐過之。管仲告齊桓曰：「願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故爾與他人較，則誠不足，以一身先後自較，爾亦苦盡之甘，否極之泰矣。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爲過望則樂，猶有奢望，則辱在其後。

吾在軍中，不無多費。然每對盛饌，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華服，念先人未及

衣也。甘在口，適在體，而痛在心。祿養既不違，得立功名天壤間，使姓氏不朽，中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跎中歲，此志不衰，至於富貴之樂，不能享亦不忍享也。

人須自量其力，吾才識學問，實過於爾，故欲有所成就，爲先人光。爾則自安愚分，積錙累寸，以足衣食，持門戶保子孫，抑其次也。

彥詒長矣，持此篇歸，使讀其詞，而識其意，莒與堂阜，居之終身可也，告之後嗣可也。

居室記

陸游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煖，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

朝晡夕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疎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

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

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或亦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

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游務觀記。

項眷軒志

歸有光

項眷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往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萃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在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尤爲可愛。

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鷄棲於廳。辟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

聞，先妣嘗一至。媼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媼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媼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台。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培井之蛙何異？」

予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

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嘗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有光

字熙甫，明崑山人。九歲能文，弱冠通經史諸書。累試不第，徙居嘉定 安亭江上，讀書授

徒。晚成進士，授長興縣。繼爲南京太僕丞。卒于官。著有震川文集，別集，三吳水利錄等書。

震川別號記

歸有光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己，往往相字以爲尊敬。

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爲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數，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尙書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

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漫應之，不欲受也。

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

昔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

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尙之意云。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十餘，任俠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輒滿室；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鼎間未嘗有儉色。越二載，生銓，家益落，府君由是遊燕趙間，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口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卽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之。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繡組織，凡所爲女紅，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襁褓狀。

先外祖長身白髯，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飲一觥。數指其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穉，不能答，投母懷，淚涔涔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然助人以哀者。

記母教銓時，組紉紡績之具畢列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啾啾之聲，與軋軋相聞。兒怠，則少加夏楚。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銓朗讀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常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托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堵歸，爲我言，

「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閻黨姻婭，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悽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矣。」銓誦聲琅琅然，與藥鼎沸聲相亂。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銓卽持書誦于側，而病輒能愈。」

十歲，父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游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言以規。或怒不聽，則屏息；候怒少解，復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九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樸婉沈痛，聞者無親疎老幼，皆嗚咽失聲。時行

年四一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嘗以不及奉舅姑盤匱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嗚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

銓於是退而語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一燈熒熒，高梧蕭疏，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簾橫列一几，剪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花盆蘭，婀娜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捉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裹茗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

圖成，母視之而歎。銓謹舉吾母生乎勤勞爲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說而與人爲善者。

蔣士銓

清，鉛山人。字心餘，一字蒼生，號清容。乾隆進士，官編修。工古文詩詞，負盛名。

撰之紅雪樓九種曲，尤膾炙人口。

婁碁課誦圖序

王 拯

婁碁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歿矣，姊復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

念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其遺腹子，熒熒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恆執女紅，篝一燈，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爲碁，一使拯坐而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于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

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

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於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卽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陳君名鑠，爲我丁酉同歲生也。

王拯 原名鵬振，字少鶴，後改今名，字定甫。清廣西馬平人。道光間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

竹屋圖記

施補華

竹屋，先子賃居之屋也，在郡城西南隅。先子故有屋，讓於吾叔，而自居於此。屋皆南嚮，凡八九間。旁穿上漏，與朱氏分居之。——朱氏，即居此屋者也。

先子住東頭屋，綺華幼臥屋中。每天明日出，光從空隙入，照映枕席，即驚起，披衣誦書。夜分火滅，又從枕席看月。至秋冬之夕，風瀏瀏出四壁，即不能然。鏡誦書。炎夏甚雨，枕席霑濡，仰瞻牆壁間，漏痕如龍蛇也。空庭積水，甚則倒灌入屋。蠅蚋游於房，顧視無置按處，亦往往輟誦。然先子貧甚，利其直賤，歲歲賃之，不能他徙也。

屋雖敗陋，中庭甚寬。庭之東南隅，方竹百竿，蒼碧可愛。枇杷樹生其間，高出屋上，歲結實纍纍，先子須其熟，摘賜補華兄弟曰：爲學亦如此，必熟而後甘。

也。一旁蒔雜花，紅紫映綴，補華雖幼小，亦頗省閒適之趣。且暮步庭中，聽蟲鳥之鳴爲樂。父子履聲至，卽伏案誦書。

道光戊申冬，方竹抽穗，垂實如穀，根節黃萎。枇杷始華，蟲食之且盡，家人以爲不祥。明年四月，先子疾卒。時藏華十五歲，弟九歲，先孺人提其二孤，號于舅氏，乃得棺衾以殮。

自是餽粥不給，戚族至者，皆勸學賈養母，補華以誦書久，冀有成就，不忍棄置也。聞所言，日夜哭。朱氏之老憐之，讓其屋直之半，令仍居誦書。

湖屬蠶絲，利盡東南，女工最重絡絲，孺人辨色起，卽坐絡絲。至夜半，率得百錢。補華坐其旁誦書，每月出入靜，風竹交鳴，見孺人凄然淚下，則掩書嗚咽，不能成誦也。幾值大饑，斗米千錢，孺人日糴米一升作糜，以哺二子，餘於釜者，菜根糠覈雜糝自啖，二子泣請均之，孺人亦不許也。

是冬，病竹生荀，枇杷亦實。又數年，補華益長大，爲諸生矣。授徒所入以養

母。而朱氏之老死，有子不肖，以屋償博，進乃奉孺人徙去。噫！自先子始賃此屋，于至徙去，前後三十二年，補華兄弟皆長于此，門戶堂室，一草一木，依依可思念也。

又數年，而寇亂作，亂定還郡，荆棘中見此屋猶在。旁皇門外，不知主人誰某。問之其隣，則堂室已傾圮，樹已伐，竹已斬矣。問朱氏之家屬，盡死于寇亂矣。爲太息悲痛久之。

又二年七月，孺人以病卒。蓋同治丙寅也。卒後四年，補華舉於鄉。又三年，依大學士恪靖伯左公於隴西。念吾父母勤苦以教，不及見其成就也。作竹屋讀書圖，流涕而誦之。光緒元年二月。

下
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柳宗元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刻茲石表。

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廓四州。曾祖諱廐，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厦，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于河滸，士之稱家風歸焉。

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

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黨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

季王父六今君，忤貴臣，死于吏舍，就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問。

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羅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勤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尙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參軍。

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禮，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

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

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從，爲宣城。四年，作蜀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有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

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紼，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郎登朝爲眞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冤獲宥，邪黨側目。封奉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

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殲，拜侍御史。嗣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

副職持憲，以正經紀。

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柘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三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

太夫人范陽廬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旣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居于興慶宮。旣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嗚呼！宗元不謹先人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于死。旣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

大，世無所容。尙顧顯績，不敢卽死。支纒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社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從略。）

柳宗元

字子厚，唐河東人。舉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

柳州刺史。子厚文章卓偉，與韓愈齊名。著有柳州文集行世。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白居易

公諱季庾，字□□，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

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絕汴河運路，然後謀東闚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洎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璠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洎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旣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于今訖不逮東平者，實李洎與公之力也。

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

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候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

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勳若此，新寵蔑如。或不延厚于忠臣，將何勸于義士。宜崇亞列，再貳徐方。」

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于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窳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于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

夫人穎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酈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弟姊妹。

八歲丁酈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

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二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

又別駕府君卽世，諸子尙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

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與百行可知矣。

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于皇姑焉。

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祕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

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于韓成縣。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鞏縣府君及

襄州別駕府君兩整于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其兩整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白居易

字樂天，唐華州下邳人。中進士第，官至刑部尚書。晚放縱詩酒，自號醉吟先生。著有

長慶集七十五卷行世。

隴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崇公卜吉於隴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聞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

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之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隴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望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歐陽修

見上編。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畫縣人。行第二，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昂，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

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

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

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屏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

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錢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

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

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斃者，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窮貧者困矣。」

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

于教之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善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口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

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欲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爲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

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閭紛華相尙，如無所見。

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

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

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穉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

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

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親河朔，夜聞鴻雁至，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隨聲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

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

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頷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

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于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于江甯。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程頤 字正叔，宋河南人。少有高識，非禮不動。仁宗、哲宗俱屢召不起。入元祐黨籍。與兄顥均以倡明道學爲己任。世稱伊川先生。追謚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廷。朱子編有《程遺書》，皆其門人所記。

先妣事略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啗不能言。正德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于是家人延畫工畫，但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外曾諱祖明。外諱祖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

南三十里，由千墩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賢雄。敦尚簡實，與人恂恂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

孺人之吳學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塔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外灑然。遇僮僕有恩。雖至捶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

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家有羊狗之痢。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

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歸有光 見上編。

台拱岡墓碣

方苞

先考妣既卜葬於台拱岡之七年，不肖子苞始得請假歸視窆。雍正二年五月望前二日，至自京師，郊宿，越翼日丙辰，展墓。卜日得六月丁酉，穿穴視燥溼，始反土而定封焉。

嗚呼！昔我先妣姚孺人早亡，吾父更出贅。時外祖官罷客死，家貧。內御者一人，老不任事，吾母縫紉浣濯，酒掃烹炊，日不暇給。吾兄弟疾病啼號，則吾父保抱攜持焉。五歲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

其後自棠邑遷金陵，益窶艱。己巳庚午，間日食始能再。而弟林死，苞與兄舟客燕齊，歷歲移時不得一歸省，歸則計日以行。至庚辰，誓不更違二親遠游。而逾年，兄又死。每當弟與兄忌日生辰，及春秋伏臘令節，吾母先期意色慘沮，背人掩

涕，過旬猶不能平。吾父則召親賓劇飲，號呶以自混。或遊郊野，沈暝然後歸。自苞省人事，未嘗見吾父母有一日之安也。

吾父之歿也，宅兆未營，而不肖子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會宗禍，有司奏宜族誅。聖祖仁皇帝哀矜，並免罪隸旗伍，而命苞給事。內廷戚友，御吾母以北，衰病纏連，不肖子服公事，晨入夜歸，又自首夏至杪秋，必祇役塞上，不得在視起居寒燠。

吾母之歿也，會返役得視含殮。而喪南還，附漕船，不獲躬扶柩至路河。以人事之常，計此生不得復見先人之塋墓矣。故據戴記「境外不俟」之禮，使兄子道希道永奉大父母柩，以戊戌二月壬寅葬于南鄙石嘴之台拱岡。如天之福，今皇帝嗣位，推廣先帝遺德，恩詔特原牽連入旗者赦歸鄉里。吾祖宗塋墓有主，而不肖子得視窀穸，負土以終事。且承聖制以苞故宥及全宗，吾父母而有知也，其戴聖主無涯之德而爲不肖子悲喜當何如！故敬告以妥靈，且碣於原。俾世世子孫知謹身寡過爲

匹夫而常守塋墓之難也。

吾父生平，宋潛虛既論次爲家傳。吾母之喪，故寧太守長沙陳公鵬年適在京師，豫爲銘幽之文。其言視不肖子苞爲可徵信於後世，故弗更著焉。

先考字南菴，號逸巢。生于明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寅時。卒于大清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初四日亥時。先妣姓吳氏，知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諱勉長女。生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子時。卒于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午時。子三人，女五人。伯氏仲氏姚孺人出。姚孺人從葬祖姑趙恭人墓側，距今七十有五年矣。不敢遷祔新阡，懼魄阡之動也。七月朔後五日，男苞述。

方苞

見上編。

先母行略

前人

吾每姓吳氏，先世莆田人。後遷京師。外祖諱勉，爲名諸生，貢成均，知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以直節忤其地權貴人。罷官流轉江淮間，於吾宗老塗山所見先君子詩，因女焉。

吾母生而靜正，誠意盎然，終身無疾言遽色。五六歲時，外祖每日：「吾宗衰，此女乃不爲男兒。」遇經史中女事，必爲講說。及歸先君子，不及事姑。或語及先王母，輒哽咽欲淚。前母姚孺人遺女二。次姊少桀傲，母响濡久而悔悟，勉爲孝敬。

先君子中歲尤窮空。母生苞兄弟及女兒兄弟凡六人。一婢老不任事，縱經浣濯，洒掃炊汲，皆身執之。方冬時，僅敝絮一衾，有覆而無薦。旬月中不再食醬屢焉。

而先君子喜交游江介耆舊，過從無虛日，必具肴蔬，淹留竟日。母嘗疽發於背，猶勉強共事。十餘年無晷刻休暇。而先君子性嚴毅，絲粟不治。客退必詰責不少寬假。母益篤謹，無幾微見於顏面。及先君子將終，惻然曰：「與若共事五十年，若於我，毫髮無愧也。」

母性孝慈。而外祖父母及舅氏皆客死。繼而吾弟早夭，兄及姊適馮氏者。復中道夭。默默銜悲憂，遂成心疾。六十後患此幾二十年。每作晝夜語不休。然皆幼所聞古嘉言懿行，及待父母時事，無涉鄙信者。臥疾逾年，轉側痛苦，見者心惻。而母恬然時微呻，未嘗呼天及父母。既彌留，苞及小妹在側，無戚容悲言。恐傷不肖子之心也。

生平未嘗一語詈僕婢，而能使愛畏不敢設欺誑。卒之後，內御者老幼悲啼，過於子姓，不可曲止焉。男苞泣血述。

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

汪 中

唐忠武將軍華之裔繁于歛。當宋嘉祐中有承清者，居縣西之古唐，至君凡二十世，君諱一元，字兆初。高祖曰文耀，餘姚縣知縣，有惠政。沒而配食於社。曾祖曰應健，塋於鄭重，得其畫法。祖曰鎬京，工詩，喜篆籀。名人通士，多所交接，始遷江都。父曰良澤，善刻印，人尤長者。自君以上數世，咸負異材。擅文藝，而不顯。

君母喬孺人，懷君七月，疢作而免。無乳，以酒哺之，故既長而弱。孺人彌愛憐焉。十歲，猶傅面置膝上。家宿貧，孺人躬井爨，恆使世叔父佐其勞，不以任君。然君事二親，猶順於其志。親沒，四時之食，苟未祭不敢嘗。隸學宮二十年，矜名負氣，舍嚮文教學不以食。淵靜好書，星歷卜筮聲樂，皆究其微。常使中握

一溢，君以箸畫几算之，卽得其數。用時憲法，所逆推凡十餘年，與臺官皆密合。君卒，吾母視其稿，訖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君實以是月卒，蓋以數知之也。

中生凡七歲，寢食戲遊未嘗不在君側。會文弔喪，咸置於抱；一食不甘，輒罔罔不自得。卿黨僚友莫不異之。迨君卽世，然後知君於中父子之恩深而爲日至淺，故汲汲用之，惟恐其不盡；卽君亦莫能解於心也。

君遺書三篋，朱墨徧其上。所手書又一篋。年饑，家室流散，並亡佚。遂亡以知君所學。君立身行道，無愧幽明。天旣嗇之以位與年，並其言論文采，不傳於後世。蓋依古以來，士之懷道而不遇者，以君爲窮焉。

君之卒，年四十有二。葬縣北大儀鄉葉家橋，祔祖父母之右。子二：中選拔貢生。二，庚，殤。女二，適黃塾畢合。孫喜孫。後三十有八年，吾母將葬，於是撫君之遺事，流涕而書之石。曰：

「粵有君子，皙而白儂。雅步巖然，君子之守。寡笑與言，希接世務。學殖行

修，名遇不副。棲遲下里，冥沒中壽。百世之藏，尙其無朽！

汪中 見上編。

先母鄒孺人靈表

前 人

母諱維貞。先世無錫人。明末遷江都，凡七支，其六皆絕，故亡其譜系。

父處士君鼎，母張孺人。處士授學於家，母暇日於屏後聽之，由是塾中諸書皆成誦。張孺人蚤沒，處士衰耗，母盡心奉養，撫二弟有恩，家事以治。

及歸於汪，汪故貧。生君子始爲贅壻，世父將鬻其宅，先主無所置。母曰：「焉有爲人婦不事舅姑者。」請於處士君，割別室奉焉。

已而世叔父數人皆來同爨。先君羸病不治生。母生子女各二。室無童婢，飲食衣履，咸取其一身。月中不寢者恆過半。先君子下世，世叔父益貧。久之散去。

母教女弟子數人。且緝屨以爲食，猶思與子女相保。值歲大饑，乃蕩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無壁，覆之以苦。日常使姊守舍，攜中

及妹，儼然勺於親故。率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藁於地。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

迨中入學宮，遊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百病交攻，綿歷歲年，竟致不起。嗚呼痛哉！

母忠質慈祥，生平無妄言。接下以恩，多所顧念。方中幼時，三族無見卹者。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至於成立。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計母七十有六年，少苦操勞，中苦飢乏，老苦疾疢。重以天屬之乖，人事之湮鬱，蓋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焉。論其推剝，金石可銷，况於血氣。——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天年之止於是也。

嗚呼！生我之恩，送死之戚，人所同也。家獲再造，而積苦以隕身。行路傷之，况在人子？嗚呼痛哉！

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其哀子中泣

血爲之表曰：

「嗚呼！汪氏節母，此焉其墓。更百苦以保其後，後之人尙保其封樹。」

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錢大昕

府君諱王炯，字詩文，號陳人。世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生而穎悟，好讀書，年卅有三，始補學官弟子。家貧，以課徒自給。親舊家有藏書，輒借讀之，雖盛夏，未嘗一日少輟。

又謂讀書必先識字，故于四聲清濁，辨別精審，不爲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經句讀，字之偏傍，音之平仄，無少譌瀾。士大夫有難字疑義，從府君取決，皆得其意以去。嘗游浙東，避雨入村塾，有童子問：『大學孔氏之遺書，『明道語邪？伊川語邪？』其師不能對。府君笑曰：『此伊川先生語也。諸君未讀小學書乎？』皆大歎服。

或言：王勃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屬對未稱。府君曰；

「已矣」疊韻，「邱墟」雙聲，何不稱之有？」

府君於四部書，靡不研究；旁及卜筮祿命之術，輒有奇驗。唯不喜二氏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在，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學仙學佛之徒徧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仍滅」也。若謂覺性常在，則吾儒何獨不然？匪獨孔孟程朱，卽李杜韓蘇輩，其精神亦至今在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豈好名哉！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卽吾儒之長生不滅也。」

府君事父母至孝。兄早歿，撫孤姪使成立，勸修宗譜，斷自遷嘉定之祖爲始而不附會貴冑，蓋其慎也。

太倉李翁景初，府君父執也。幼時相依課誦，李翁誨之備至。翁歿無子，府君迎其配黃孺人，帶養三十餘年，歿爲制服，葬而除之。歲時必設位致祭焉。

年踰六十，始得孫大昕。甫晬，卽教以識字。比五歲，親授以經書，稍暇，卽

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府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出入不假扶掖，散步阡陌間，望之如神仙中人。

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延府君爲大賓。黃髮卽席，觀者聳然起敬。縣尹介公王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別無他好。未嘗輕易喜怒，中年以後，從不露處耳。」

惟和易，有犯之者，置弗校；久之，卒自慚謝。與人子弟言，必依於孝弟，其有蒲博廢業誼兢生事者，正色責之，往往改悔。家無儲粟，而緇銖不妄取于人。方耆艾時，恭遇恩詔，賜老人粟帛，或請增年以覲賞。府君曰：「欺天以邀榮，吾不爲也。」

己卯歲十月卒，年九十有二。以大昕貴，誥聘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所著有字學海珠三卷，星命瑣言一卷。

錢大昕

字竹汀，清初嘉定人。著有十萬齋新錄等。

• 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前人

府君諱桂發，字方五，號小山。贈奉政大夫陳人公之子。

少承庭訓，以讀書立品爲務。性耿介，不妄與人交。友朋有過失，規箴必盡所欲言。或以爲太過，則曰：「吾知有直諫而已，豈可以諛佞待良友乎？」

好讀先正舉業文，恥流俗腐濫之習，年近四十，始補學官弟子。歲科試文益有名，而秋賦屬躓。及子大昕通籍登朝，遂絕意進取，以詩酒自娛。是時王光祿鳴盛之父虛亭公，曹學士仁虎之父擅潛公，年齒與府君相上下，親串款洽，文酒唱和無虛日，當時稱三封翁。

乙亥歲大稔，邑令廖公運芳設粥施饑者，外岡一廠距城稍遠，特延府君董其事。府君晨入夜歸，檢視必周，經畫井井，胥役無中飽者。

性疎散，好游山水。三吳兩浙名勝之區，足跡靡不到。芒屨竹杖，旬日忘返。登陟嶮巖，如履坦途，雖少年不能及。嘗謂子弟曰：「家貧不能爲園，名山水近在數百里，扁舟可達者，皆吾園也。但苦履齒不盡到耳。」

平生衣服飲食，皆儉樸，尤厭新奇玩好之飾。嘗言士大夫居鄉，不能轉移風氣，已可愧矣。况可爲風氣轉移邪？當事重府君名，往往造廬問輿居。府君自報謁外，或終年不更至。人以爲簡傲，府君曰：「古人非公事不見邑宰，今人非私事不見邑宰，吾無私事，故不見，非簡也。」

乙酉歲，大昕奉命典試浙江，奏請試畢，乞假十日，便道歸省。時府君與沈太恭人，皆年近七旬，斑衣稱壽，鄉黨以爲榮。然府君雅不喜於街。門第庫陋，僅蔽風雨，晚歲姑于城中買數椽屋。後有小池，池上有亭，周遭植花竹，四時紅紫粲然，殊有郊野之趣。徒步出入不攜僮從，遇人家有好花石，叩門翫賞，興盡便返。城隍廟後園有林壑之勝，距所居僅一里許，非風雨寒暑，日必一至，與邨翁相爾

汝，觀者不知爲四品封君也。

授徒二十年，遇少年質美者，必教以兼通古學，勿蹈科舉空疎之陋。獨稱族孫塘，可與道古，後果以經術知名。

又勗議立宗祠於外岡之西，每歲春秋，合族薦享，儀節略依朱子家禮。年已及耄，猶率子弟行禮，無倦容。

愛游山而未嘗拜佛，尤不喜坐鬼禱禳。易簣之日，遺誡勿作佛事。卒年七十有九，以子官，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有
小山吟稿三卷。

先府君行實

張惠言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擘，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滌遷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滌。譜牒廢，世不可紀。至後曰端，當明宏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共譜。端生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曆中舉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儻，銘儻生采，采生金第，娶於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爲事。而銘儻當明之亡，生獨不爲制舉業云。

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太孺人教，兄弟相厲以仔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廩膳。常教授鄉里間。其後游沅州，一歲得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

府君既不得志於世，無所表見。又不獲永其年，充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時，惠言方四歲，翊澁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弗得聞，聞之於人，所傳又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賓輅，鄭先生夢揚，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毀譽，輒著其言，以爲府君行實焉。

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善爲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允而能敬。」

鄭先生曰：「薛心篤，董仲容，湯賓輅，君兄弟總角交也。賓輅抗希古人，如考核古事，不輕出門戶。君兄弟與仲容，則常集於薛氏，予亦時時在坐。雍容出論議，率常連日夜。君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輅，而酷愛君。謂人於入道近也。篤於孝友，平生未常與人迕；人亦未常逢君。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

鄭先生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常自言，『秋夜

偶齋月，見河漢間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

陽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

張惠言

字皋文，清，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編修。有茗柯文編及易義等書。

先妣事略

前人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矣。

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

府君早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書也。」然世父亦貧，少齋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

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殮，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

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惠言比日映，乃貰資得米，爲粥而食。

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針黹，常數綫爲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燃一鐙，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于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隣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飲卹也。

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特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常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居者皆悅而化。

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子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里中諸母爭要請

致殷勤，惟恐速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戚，獲皆爲流涕。先妣以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

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婿曰董達章，國子監生。

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佰于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常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于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于先妣，何其酷也！

先妣行略

王拯

錫振生一歲而孤。聞人言：府君卒時，召大姊，抱錫振至牀側，語之曰：「是子能長成，惟汝善視之！」姊今不忍言也。

府君年十七，從先大父游於桂林。踰年，先妣自山陰來歸。先大母治內嚴，家貧弗能有僮僕。闔以外灑掃庭戶，府君職之；闔以內縫紉、浣濯、庖煇，先妣職之。

府君既棄學從先大父習名法家言；執業苦勤，自爲筆劄，纍纍盈筐笥十餘。國朝百有餘年成案之著爲令，與令甲所弗及，而比引他律及舊事成斷者，類聚而條分之，綱目秩然。法家老宿，值獄棘難，靡弗樂就商榷。顧性高介，與時居仕宦者弗合。數居人幕中，惟以貧故隱忍處之。獨平樂郡司馬王君者，請府君書記數年，相

得甚。司馬既去，所如益不合。則鬱鬱恆家居，以積勞成瘵疾。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六月卒於家。

時：先大父年已六十。先妣生長兄溥，大姊，次兄濟，次兄渭，二姊，及錫振六人。兄濟先殤，兄溥亦繼歿。兄渭年十齡，錫振年及晬。自府君卒，家貧將無所得食。先妣及大姊日夜勤女紅，使兄渭鬻於市以自活。僦居屋三楹：先大父居前，爲堂；先妣及兄渭攜湯振居中間；大姊二姊居於後，爲廚。——大姊庚辰歸劉氏，則二姊猶居之。先妣上堂問大父起居，大撫孤兒者，七年：足未常踰庭戶。使兄渭及錫振就塾師學，歲終典粥行束修，塾師弗忍納。然余兄弟未常衣垢敝，縫紉浣濯必整潔；人見之，忘甚貧也。日常一飯。或抵暮不得食，則使兄渭出市餅餌，供先大父食。而以其餘餽錫振食。錫振聞母與兄無所得食，嗥然哭勿食。嗚呼！豈知七年以往，雖欲當饑餓如前時不可得耶！

道光元年辛巳三月六日先妣卒。時錫振穉悒，懵然未識府君容觀言行事。大姊

言姊實肖府君，錫振與潛氏姊肖先妣也。嗚呼痛哉！

汪拯 見上編。

先考行狀

吳敏樹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既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

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

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卽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常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淳熙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尙困

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當入場，人擁失屨，覓屨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旣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身也，豈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

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顧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待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常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鬻居，其於府君，未常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恭敬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安少年，未常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

有能道者焉：

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間，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蓋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也。今歲頗不登，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逸耳。」

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違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歡飲，未常至甚醉。酒後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義必可觀也，

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

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間，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

府君諱達，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坂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卽敏樹，道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

烈，昌虛，昌羅，昌輝，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均，圭，塘，重，廬，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久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樹謹狀。

吳敏樹

字本深，號南屏，清湖南巴陵人。道光間以舉官入瀏陽縣訓導。著有梓湖文集。

大界墓表

曾國藩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業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

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徙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

「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帽山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所甯行水，聽蟲鳴鳥聲，以知節

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飲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

「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

「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下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

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其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癯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既檢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

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

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誦已甚。時逢愠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羣從外姻，童幼僕嫗，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

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冲。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冲。遷太夫人之柩附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

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勉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合，早卒；季父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

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間，國華貞幹沒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

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繫維祖德是賴。於是敘其大致，表於斯阡，今後嗣無忘彛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微，無虛美云。

曾國藩

字伯涵，號滌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官至武英殿大學

士，兩江總督。以平粵匪功，封一等毅勇侯，俄同治中興功臣第一。卒於官，贈太傅，諡文正。

著有求闕齋詩文集，及奏議劄記等多種。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前人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瀆，國葆，謹視含殮；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于二十四都周壁衝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

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痺，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啞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卽有苦，蹙額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頻頻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瀉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洩，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污，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且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先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污襦袴滌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篋輿游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

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護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

祖妣王氏 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誥封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一品夫人。小子菲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尙妥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台洲墓表

前人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三年，小子國藩，始克竣於墓道。

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童亦然。其後教諸小子亦然。嘗曰：「吾因鈍拙，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爲煩若也。」

府君既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挈國藩以就試，父子徒步橐筆，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

自國初徙湘，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座，壯聲呵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嗃嗃，詰數愆尤，閒作激宕之辭，以爲豈少我邪；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跣跣徐進，愉色如初。

王考暮年，大病痿痹瘖啞，起居造次，必休府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衆人所能喻耳。

咸豐二年，粵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修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擊。未幾，國藩奔母喪回籍，奉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命治舟師，援剿湖北。府君僻在窮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勇北征鄂，東征豫章。屢有成效，而府君遽以七咸豐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朝廷褒卹，并予美諡。而國藩與

國荃，遂克復安慶江甯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盡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

初，闕藩以道光間官京師，恭遇章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間，四遇章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章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儒醫，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祖氏彭，祖君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人夫，嗚呼！叨榮至矣。

江太夫人，爲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饜饐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要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

壁冲。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巖。

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歿。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遑達旦。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歿。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嗣藩與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

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五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不克負荷是懼云。

先府君暨先妣事略

張裕釗

府君姓張氏。諱善準，字樹程，一字平泉，自號曰愚公。湖北武昌人。自先世世有文學，敦行孝誼，鄉里稱積善之家曰張氏。曾祖諱維滄，國子監生，貤贈修職郎。祖諱本用，歲貢生，任廣濟縣學訓導。考諱以浩，國子監生，今湘鄉相國曾公嘗表其墓曰「武昌張府君」者也。

府君少服先人之訓，長而刻苦自厲于學。蚤歲補諸生，以制舉文有名于時。善化賀督學熙齡，尤激賞之，拔冠其曹。然府君故不以此自善，而獨一志于學問。于古尤篤嗜浚儀王氏困學紀聞崑山顧氏日知錄二書。以謂攷證家惟二家之書，最爲周于用。嘗刺取其要，都爲一編，手錄至數過。年五十，遂絕意進取，爲歲貢生以終。身雖不仕，而隱然懷耿介之節，居平於一身豐約得喪，未常以措意。至聞國家

中失安危善敗，乃憂樂之如其家事。

咸豐中，南中亂起，當世任事諸公，多抗節死王事。府君聞尤悼慟，若喪親戚。語及泣淚寘下。一日，篝燈夜讀書，忽甚悲失聲，舉家驚往視。府君方手一編，顧曰，「無他也，有傳胡巡撫祭李九帥文至者，余讀之悲甚，乃不自覺爾。」胡巡撫者，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李忠武公續賓，當時稱李九帥也。自是家人聞外間兵事至，相戒不敢以聞。

居平愛業慕望天下忠賢良臣，如不克見；而深疾貪污不職之吏，與當世士居家專一者，——以故俗日益壞，而亂無時已。每獨居燕語，及與知友書，言之絕痛。又常誡俗曰：「女吏才短，尚無求仕；然苟一旦仕，則必毋爲身家謀。且既仕，則女身爲國家之有，雖余亦不得子也。」遇物故恭慎，雖至卑幼，必恂恂致敬禮。嘗曰：「居家豈當一意務庫下慎密，毋獲罪於人；若居官則死生以之。」

然府君家居，遇族鄰知友嫻好，有患痼疾疾，蚤夜奔走往視，徧任其勞苦。其

人其家，望府君以爲倚恃。及其後聞府君之卒，恍若撒屋而露處。其卒以治三年十二月十日，年六十有九。所著有史學提要續編凡六卷，藏於家。其爲學至老不少懈。卒之前幾日，猶操畢治輿地圖。

府君既卒明年二月十九日，而先妣金孺人卒。慟瘁！距府君之卒三月耳。

孺人，同邑修職郎諸生諱昭煥之女，年二十三歸府君。生子裕緒及裕釗二人，女子子二人。孺人外家，故高資富室，諸舅取科第爲世間人。

孺人之歸也，夫家父母家皆鼎盛。孺人躬執儉約，未嘗有富貴之容。其後連歲大水，田廬毀敗，家始益窶。府君間授徒外出，孺人持家事尤艱苦；每歲農時辨色起，日具數十人食。盛暑汗泚於額，日不晷暇食，夜深不得寢。初不言勞。

裕釗記幼時某歲歲除，孺人居爨下，促促治酒漿，家人飯且畢，孺人乃始飯。用執著，謂曰：「一事幾忘之：族中某當遺之食；某孤饜當予羹肉。」立起入廚，俾人遺之。諸子謂：「母屬勞甚，胡不俟飯畢邪？」孺人曰，「少時餽何害，我心

不此釋也。」——其好勤勞而不遺厄窮多此類。——病革時，有媪來問疾，孺人以其孤苦，素周之者也。猶指以屬諸婦曰：「他日汝等善遇之！」

孺人自少讀書通大誼，故平生於財物亡所顧藉。處族媼間，尤能喻府君之志而曲成其誼。其間蓋多曲艱隱厄，不可以言盡者。

卒年七十有三。時世母朱孺人，且八十矣。撫孺人而泣謂裕釗等曰：「自吾與汝母爲張氏婦五十年，未嘗以一日至面赤也；語未嘗不懂。汝母亡，今不可復得矣，」因哭盡哀。諸子婦及羣從子婦聞皆慟哭不可止。

府君晚歲患痔漏甚劇，孺人亦患欬。歷二十餘年，秋冬常臥牀褥，至春深乃稍能起。以家貧故，侍奉多缺，至今中夜思之，泣自以不可爲人，舉體皆粟。慟摩！將安贖此罪哉！

張裕釗

字廉卿，號廉亭，清，湖北武昌人。工書，善文，常與知曾文正公。著有廉亭文集。

先妣事略

薛福成

先妣太夫人姓顧氏。考諱鈞，國子監生。貤贈資大夫。先世自元明以來，居無錫爲望族。

先妣生五歲而孤。依母侯夫人，作苦茹澹，衣食僅自給。親黨者有以飢寒告者，先妣痛自節嗇，稍周其衣食。有不繼，恆如饑寒之在身者。長老歎異，以其仁慈之性不可及也。年十八歸我先考府君。凡生六男一女，其詳見於伯兄福辰所述先府君行狀。

先妣逮事大父母：是時府君授徒養親，家貧，先妣裁冗緝匱，佐以女紅，具甘旨必腆。府君幾自忘其艱，大父母亦以是忘府君之艱也。大父母性方嚴，或時不懌，家人悚懼。先妣善承大父母音旨，輒能轉怒爲怡，諸姑姊類咸自謂弗如也。

府君既舉於鄉，迄成進士，恆縱筆游四方。先妣主持家政，自婚嫁賓祭以至延師課子，區處井然，有程度。從兄有早失父母者，撫之如子，從兄亦依先妣如母。凡三黨貧乏者，孤寡癯廢者，暨婚喪力不能自舉者，輒厚飲卹之。府君每自外歸，問家事，輒喜曰，「雖吾在家，不是過也。」

先妣於福成兄弟，未常加以疾言遽色。然教誡不少勸。每歸自塾中，必親理其餘課。寒暑風雨之夕，一鐙熒然，誦聲至夜分乃罷。暇卽爲言：「某能讀書，身享令名，榮及父母；某不能讀書，汗賤厄辱，瀕於死亡。」福成等聳聽汗下，罔敢自逸。故督責非甚嚴，而所學或倍常程。府君自外歸，輒又喜曰，「雖吾自教，不是過也。」

先妣御下寬，雖臧獲賤隸，不忍斥其名。聞人有過，惟恐彰之。福成兄弟習其意，自幼至長，未常敢以惡聲加人。戚黨有父子婦姑勃谿者，聞先妣言，輒自戢。及將遠別，其婦泣曰：「吾失所天矣。」已而果不良死。——其善氣感人多如

此。

咸豐八年，府君卒官湖南。俄而粵賊擾鄉里，舉家僑徙寶應。所居卑窪多溼，遂得足疾。時發時愈。歲甲戌，伯兄福辰，迎養山東濟南泰武臨道官舍。其冬，手足忽偏痺不仁。調治已漸愈。越二年，疾復大作。福成時在保定，聞耗疾馳至山東。四日而先妣卒。晉光緒三年二月二日，壽六十有八。

嗚呼！先妣自遭府君之感，洊丁寇亂，轉徙異鄉，田廬燬廢，親故凋亡，百感交集。吾姊及仲兄福同，又相繼卒。其疾之所由來漸矣。天降禍於福成兄弟何酷也！光緒五年，月日，男福成述。

薛福成

字叔耘，江蘇無錫人。清咸豐舉人。從曾文正公游，薦授學道。後出使英國，光緒二

十年，使旋。抵滬病卒。著有庸盦全集。

先妣丁太孺人事略

柳以蕃

先妣姓丁氏，世居吳江西鄙之吉水港。考諱仁溥，候選從九品，以爲善稱於鄉。妣吳太孺人，有賢行。生一子二女，長舅氏國子生諱緒。次適桐鄉孫氏，次吾母也。

丁氏故吾邑望族，先世又雄於資。吾母生長統綺間，而秉性泊然。年二十一，歸我先考松琴府君。時我族自曾祖以下俱中落。顧累世豐溢，閨門以內，猶沿富家積習，甚有以此困其生者。獨我本生大母錢太君，敦尚儉約二十年；至是而吾母又然，以故甚得錢太君驩。越四年，所居屋火。吾母益自刻苦，以紓府君艱。遣僮奴冗食者數人，留一嫗給使令，凡縫紉浣濯饜爨之事，悉身任之。竟雖日困，而家人無嗟訝于室，府君得怡然嘯歌，不以麟雜瓊屑攪其慮者，皆吾母補苴之力也。

錢太君既病痿，終歲廢處，吾母間日必選省。先是：吾宅通南北爲一，既災，門徑多變置，由吾母之室踰七戶，始達中廳。中廳爲廢址，由廳陞折而東又數武，始卽錢太君居。雖隆冬烈暑亡廢。如是者十年：而錢太君終。

祖庶母王氏，先大父維庵府君側室也。性翫直而識大誼，吾母甚敬事之。有故，任勞於己，而推逸於王氏；有酒肉，則損己之食以益其食。故始終未嘗有違言。

吾母體素豐，然耗於多產。自來歸之三年，生女芹，不育；再期而生芸，芸者，仲姊也。又兩年生不肖。越不肖之生十二年，凡六產：其不育者，男女各一人；存者女蓮、蘋、蕓、蘼四人。后三年生文藻，又后三年生廣蔭，是時吾母年四十有四，而顏頰衰悴，如五六十人。藻生之二年，嫁仲姊。蔭生之月，不肖補學官弟子。明年娶黃氏婦，吾母始稍息中饋勞。然不肖每篝燈夜讀，輒見吾母就案火，紉兒女衣履不輟。又常左手抱廣蔭乳，右手持刀尺作指畫狀，曲折以授諸妹，必通其

藝乃止。不肖或從旁勸少休，吾母曰：「我習此，不則不慣耳。」

初：吾母以家事繁，每歸甯，未嘗踰旬日，及是常爲經月留。蓋自外大父歿后，舅氏相繼謝世，吳太孺人老且窶，非吾母至，輒不能一日樂也。及外大母繼歿，吾母遂竭力爲營兩世葬，命其家割遺田數畝，自乃出紡紉資益之。十日而舉五喪，無一泉累他氏者。嗚呼！此豈特世之所謂厚其親者與。

不肖自幼多疾病，吾母常中夜爲拊摩。及長，飲食寒煖，猶愛護如嬰兒。夜深讀書，必預儲果餌以待。偶出門遇風雪，爲之睡不交睫。凡吾母之所以加意於不肖者，其委折微至，雖家人輩或不及知也。

咸豐戊午，不肖奉府君命應京兆試，吾母初爲之不怡。已而曰：「汝父貧多累，冀汝掇科第，吾亦不汝強也。但無利鈍，終當歸。」不肖諾而行，旣被放旋里；明年試南闈，又不售。自是以后，方思杜門奉二親以老，而庚申春粵賊內竄，郡縣城相繼淪陷，遠近數十里皆震動，府君悒悒致疾，遮捐館舍。時兩弟幼，諸姪

未嫁，寇警且日棘，吾母悲來交集，出見靈柩則哭，入視諸子女則又哭，回首見不肖羸然不勝任，則且相向哭。期年之中，老淚蓋幾於涸矣。

辛酉嫁菑妹，壬戌葬府君，癸亥而黃氏婦又殞。殯甫畢，聞流賊狂搜衆鄉，遂奉吾母遷避東鄉之金澤鎮，去家三十里，以駐官軍得稍安。而天暑方甚，室隘狹不堪容，又戶西向，炎風烈日，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於是謀再遷，吾母亟止之曰，「聊避患難，奚求安？」七月間賊退，吾母始志決歸里。先兩日屬不肖返治家具，神色如故。不料於次日猝發厲疾，嘔泄不止，弟妹皇遽亡措，遣急足馳告不肖。迨不肖號犇至前，而吾母已瞑然逝矣。

嗚呼！巫醫之不具，湯藥之不供，屬纊之不親，一朝構禍，萬死莫贖，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亡以自比於人矣。烏乎痛哉！

吾母生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卒於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六，子三人：以蕃、文藻、廣蔭。女五人：長適梅霖，次適吳澄，次適丘師範，次適吳

葆光，次未字。不肖謹以五年三月十九日，合葬於大誼圩先府君之兆。顧念吾母之淑德懿行，具合於銘；而孤賤無以自達於當世能文有道之士，用是拊心泣血，次其所及見聞者，號而陳之以俟焉。

柳以蕃

字价人，號子屏，晚號雙廬，清江蘇吳江人。有食古齋文錄。

先妣徐夫人逸事狀

譚嗣同

光緒紀元二年春，京師癘疫熾起，暴死喉風者，衡宇相望，城門出喪，或嘎噠不時通。遭家凶害，篤霄顛虐，所尤殘割腐心歎邑不忍言者，則先妣徐夫人矣。德遭蹇，遂以斯疾委棄不肖等弗子。伯兄仲姊，亦先後數日沒。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何辜於天，我罪伊何！然則古言瘡不病君子，虛也。嗣同伊蒿伊蔚之質，生既十二年，染疫獨厚，曾不能一起侍先夫人之困危。親楚，親承末命。且使尙少自力，頗調劑湯液，或不渠羅摧裂若此。擢頰之辜，故應萬有餘死。然短死三日仍更蘇，戕其根而弗槁，此棘荆之所以叢惡，大人自是字嗣同復生矣。

先夫人賢行之大，卽又隊于嗣同之昏頑不識，雖其校略已具歐陽瓣蘆先生所爲墓志銘；抑聞見所及，猶尙不止于此。

先夫人性惠而肅，訓不肯等諄諄然。自一步一趨至植身接物，無不委曲詳盡。又喜道往時貧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傾倚。或終日不言笑，不肯等過失，折襲操筭，不稍假貸。故嗣同誦書，竊異師說，以爲父慈而母嚴也。御下整齊有法度，雖當時偶煩苦，積嚴憚之致，實陰內之無過之地，以全其所事。一旦失芘蔭，未嘗不或流涕思之。

光祿公起家寒賤，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鷄鳴興炊，汜掃滌滌級績，至夜分不得息。恆面擁一兒，背負一襖，提挈自行汲，筋力強固，十餘年不以厭勸。迨隨光祿公官京朝，祿入日豐，本無俟先夫人之操勞，而先夫人不欲忘棄舊所能，力之可及，則勉強如故。食僅具蔬荀，亦不得踰三四肴。每日以布自衛，云恐澆衽。衣帶儉陋，補綻重複；有一絲蘊衣，縷縷直裂，依稀出蘊，自嗣同知事卽見之，卒未一易。

家塾去內室一垣。塾師雲南楊先生聞紡車軋軋，夜徹于外，嗣同晨入塾，因問

汝家婢媼，乃爾劬邪？謹以母對。則大驚嘆。且曰：「汝父官郎曹十餘年，位四品，汝母猶不自暇逸；汝曹嬉遊惰學，獨無不安于心乎？」是以嗣同兄弟所遇卽益華腴，終不敢弛于惰媼非僻，賴夫人之身教風焉。

方嗣同七歲時，先夫人挈伯兄南歸就婚，置嗣同京師，戒令毋思念。嗣同堅守是言，拜送車前，目淚盈眶，強抑不令出。人問終不言。然實內念，致疾日羸瘠。踰年，先夫人反，垂簪情狀，又堅不自承。先夫人顧左右笑曰：「此子倔彊能自立，吾死亡慮矣。」嗣同初不辨語之重輕，惡知其后之果然邪！哀哉！

名德不昌，所生以忝，及今儼然三十矣。每思恭述體範，輒媿愴不自恃。兩兄兩姊，皆不幸早世，先夫人逸事，將無有見知者。遂茹痛狀之，三子嗣同謹狀。

譚嗣同

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以清戊戌年倡變法，被戮。爲「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一。

著有寒天一閣文集，莽蒼蒼齋詩集，及仁學等。

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

林 紓

嗚呼！紓不孝，少遭先大母陳太孺人之喪，未嘗請銘于同里之大人先生。顧童孺不恆入城市，卽請亦無從得。及先妣陳孺人捐館，紓同年高媿室爲銘，而吾先大母已前葬不及銘。今拊心追痛，乃萬死不恕吾罪。則卽童時所聞于吾母者，爲略述其梗概，冀請之當世能文之君子補銘焉。

紓曾大母吳太孺人，七十而喪明。先大父輟耕治藝于城中，月得錢一千二百，則盡授之太孺人曰：「余所有盡此。其背吾家人獨遂所享者，兩餐爾！」吾大父蓋深知千錢之不能供母。顧無如何。太孺人及吾長姑，窮治針黹，日得錢百。先君甫能行，晨夕爲兩膳。先收其稠且厚者，供吳太孺人，次哺吾父。太孺人及長姑飲其餘藩而已。味爽已起，進抱吳太孺人，以舌舐矐目，于是五年無間。卒不瘵，而

日益困。吳太孺人年八十一卒。先君亦漸能以藝得數金歸。是年叔父靜庵生，舉家漸漸得不餒。

城中某公，治鹺于建甯，廉先君能，則盡屬以事。于是積千金，典得屋宇于玉山之跌。——咸豐季年，關中行鐵錢，錢千抵銅錢百。——然典券中但書錢數，不署其爲銅錢。有陳蓮峯者，以孝廉武斷鄉曲。操券提鐵錢一千五百緡贖吾屋，實則直錢百有五十。時閩俗厚禮重科名。陳蓮峯之吾家，飛擲杯盤，摧折几案，墮突咆哮如悍吏。先君居建甯未歸，太孺人從容出面曰：「先生科名中人，異日卽爲他省之官吏。獄貴督情，寧不知鉄錢千僅抵銅錢百邪？老婦辛苦哺兒，幸兒能典屋以安老婦。今先生必欲覆吾巢，何也？」陳不答，輒出券。太孺人喟曰：「果讀書人不可理喻者！老婦受贖還屋可也。」明日，擲屋券與陳。更一月，移家于橫山。

時先君賃得二舟，載鹺赴寧，舟碎于湫。官中治鹽課嚴，先君則盡罄所有，以清官逋。家復落。太孺人曰：「吾子謹愿，今如此，天也。且余少居貧，迨老再

困，直復吾故而巳。吾不貧之畏也。」

先君既喪資，遂客台灣三年。母孺人亦帥吾伯姊治鍼術贍家，如太孺人及吾長姑作苦時。太孺人雖在困約中，偶見親族，未嘗言貧。有族老善相人，謂太孺人溫藹如處素封之家，決不終困。巳而先君果以金歸，紆年十一矣。然尙不能買書，則月積數百泉入城，購得藹本漢書及諸子史。凡三年，積破書三櫥，讀之都盡。太孺人意甚善，謂：「吾家累世農，女乃能變業向仕宦，良佳。然城中某公，官卿貳矣，乃爲人毀輿，且搗其門宇。不務正而据高位，恥也。女能謹愿如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矣。」紆今日宣南新居，大書「畏天」榜其門，卽遵吾大母太孺人遺訓也。

嗚呼！太孺人純孝，其事我曾大母吳太孺人，視息皆謹。且誠篤出于天性，雖困處斗室中，起居必以禮。有小屋三楹，在蓮塘，爲族人所据；太孺人侍吳太孺人至蓮塘問狀。族母出白刃，且推吾曾大母，吳太孺人于田次。太孺人蒲伏扶將，入

先妣事略

前人

先妣陳宜人，諱容。故太學生元培公女。先世于明代爲顯仕。母鄭孺人，知書明大義。宜人生於道光己丑年三月廿四日，年十八，來歸府君雲溪先生。丁未生大姊，壬子生紆；踰年，生二妹，殤。丁巳，生高氏妹；庚申生秉耀。耀生二日，府君客遊台灣。資盡，困不能歸。歲大稔，澳門賊以銅艇闖入內港，聚江南橋下。謬言與南船競鉄貓，發砲互轟。紆適家橫山，距江三里，飛彈蚩然，日夜從屋上過。比屋奔徙略盡，宜人以無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鍵紆不令出，擁弟及妹，環宜人而泣。宜人方縫旂，撫慰大姊，言抵夜盡三旂，可得錢四百許。明日大父母及爾兄弟，當飽食矣。紆時幼冲，不知母言之悲也。是秋，府君書歸，郵致金三十圓。自是月以爲常。越庚午，府君搆疾，至家四十日卒。時大父在

吾族兄金鼎家。金鼎官千總，母王宜人，善吾二母，留宿。太孺人感舊恩，每王宜人之吾家，必盡禮。——然而持刃之族母，于先君業離時，仍遣其子時時肆詈，不得數金且不去；太孺人恆撫之以溫言，未嘗偶舉舊事也。

太孺人祔先大父墓于桑溪之荔支林。歲戊申，紆寓五百金修太孺人之阡。今但記憶兒時所知者，用特乞銘于當世能文之君子。

林紆

見上編。

殯，大母亦繼逝。喪葬接踵，悲梗勞頓，宜人因而大困。

耀年已十九，憐紓貧不能養，陰與宜人謀，將東行渡台，依季父靜庵先生求館以助紓。紓泣止之，不可。戊寅五月十日，耀乘紓赴試，拜母徑行。紓歸，見宜人有泪容。詢之，知耀行矣。越九月，紓方夜待宜人坐，從弟華，從門外號而入，拜宜人告耀死。宜人以首抵柱，慘戚至不可以狀；炊烟經二日不舉。紓長跽搏額言曰：「耀爲其兄客死於外，誼不敢禮以上殤；請以紓家子后耀。母念耀當益念紓，紓必求其所以慰母者，母今不容更悲矣。」十月，紓葬耀喪於台陽。明年，華始持耀喪以歸。

華，季父靜庵子也。生而母死，宜人撫之以長。方府君困時，華與高氏妹及耀均數歲，牽衣從宜人。宜人行庖，諸子羣集於庖。啓鼎復集肘下，咸恐后食。然庖得少肉，華恆食其精者。弟妹有妬容，宜人撫之曰：「華無母，而弗知乎？脫余不幸先而叔母死，叔母之處而輩，不猶是邪？」華始取何氏卒，宜人爲之更取於高

氏。生二子一女，斷乳后，咸暱宜人，昵昵作嬌態。宜人待之與諸孫等。

壬午，紆領鄉薦，春官報罷，宜人見紆歸，喜甚，竟不及下第事。壬辰，紆復北行，宜人忽夢紆病於析津。遽起，開門，見月，乃覺其夢，即亦勿寢。日上，移楊廊隅，望門待郵者。二日，析津書至，無病，而宜人憊矣。

高氏妹嘗語紆曰，「母戀兄，意殊不在得官。兄南歸多以五月：蒼霞之洲，大水新落，家具雜沓橫亘，日景停窗紙上；母指塵家人，爲兄解裝，皮書籍，往來笑悅，兄憶之邪？」烏乎？無母之戚，得妹言愈弗堪矣。

宜人來歸府君時，癩已綴喉際，細裁如核。積五十年，卒以不救。先是：醫言癩巨，愈且甚崩，紆驚悸號慟，不知所爲。既而自念：宜人人生有隱得，有鄭某者，負責重，將鬪死，宜人命紆出其醜，館其妻子六人於家經年。又某某家藁貧，賴宜人力，均取婦生子矣。此二事，或得請於天乎？——已而疾果不見血，醫言卒無驗。

嗚呼！宜人之喪，至是逾百日矣。不孝紆始及其婦劉氏，縛帶汎掃宜人之宮，帷幔陳設，莫變其故；而茶鐺藥具，一一在目，咸足悲涕。迴顧復之恩，當何如矣？天乎痛哉！

先母行略

馬其昶

吾母張氏，諱清徽，字文卿，文瑞公六世孫女。外曾祖翰林院編修，諱玄宰；外祖甘肅岷州知州，諱聰梓。

母年二十一來歸。於時家人內外且數十，母躬鞠其間，無所觸迂，卽亦無所表襮。數十年中，凡經紀三喪，三嫁再取，以至賓祭患難流離疾病醫藥，無歲無有。退然若無能，然事亦無不舉者。

吾父性嚴毅，卽有不當，詰責嗃嗃；母屏息改爲，或從容自理，不怨益虔。卽他人有犯，一務容忍，尤無狀，色或微慍，終已不言。奴僕老不任事，亦不遣去。曰，「若事我久，不欲相遺棄也。」——其與人不必有大施厚恩，意隆於物，情溢於詞。——以故吾母之生，皆樂親之；及卒，哭之皆哀。

初：母患腰疾，其地遠京師，逾年歸，疾益甚。未幾疽潰，醫者謂法當可治；然氣體羸憊已甚，可若何？其昶憂惶不知所爲計。婦姚氏，從弟婦吳氏各割臂肉和劑進，乃至庶亦母且夕侍疾唯謹；皆以母撫愛之若女，不忍不以母母吾母也。於是內外宗鄰益歎吾母逮下之仁，感人之切，至難能矣。

母生於道光五年正月元日，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春秋五十九。凡生子女八人，產未彌月者亦八。今存者一姊一妹在，子惟其昶一人而已。母得疾卽自度不起，謂他無所冀，第見及吾兒讀書稍有成，得一抱孫，卽死瞑目矣，傷哉！

吾母之所處，其昶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見其有可斫者。今茲之病，以氣體素羸，然非因前者鞠育之艱，亦何渠至是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以劬勞之故，自傷其生焉。傷其生以生一人，而此一人者，又不獲遂其垂老所僅欲慊之懷也。——此尤其昶之隱痛，而自以不可爲人者也。嗟乎！將安訴此酷哉！男其昶

泣血述。

• 中國作家自敘傳文錄

馬其昶

字通伯，清末作家。安徽桐城人。有文集行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78198

二七六•

